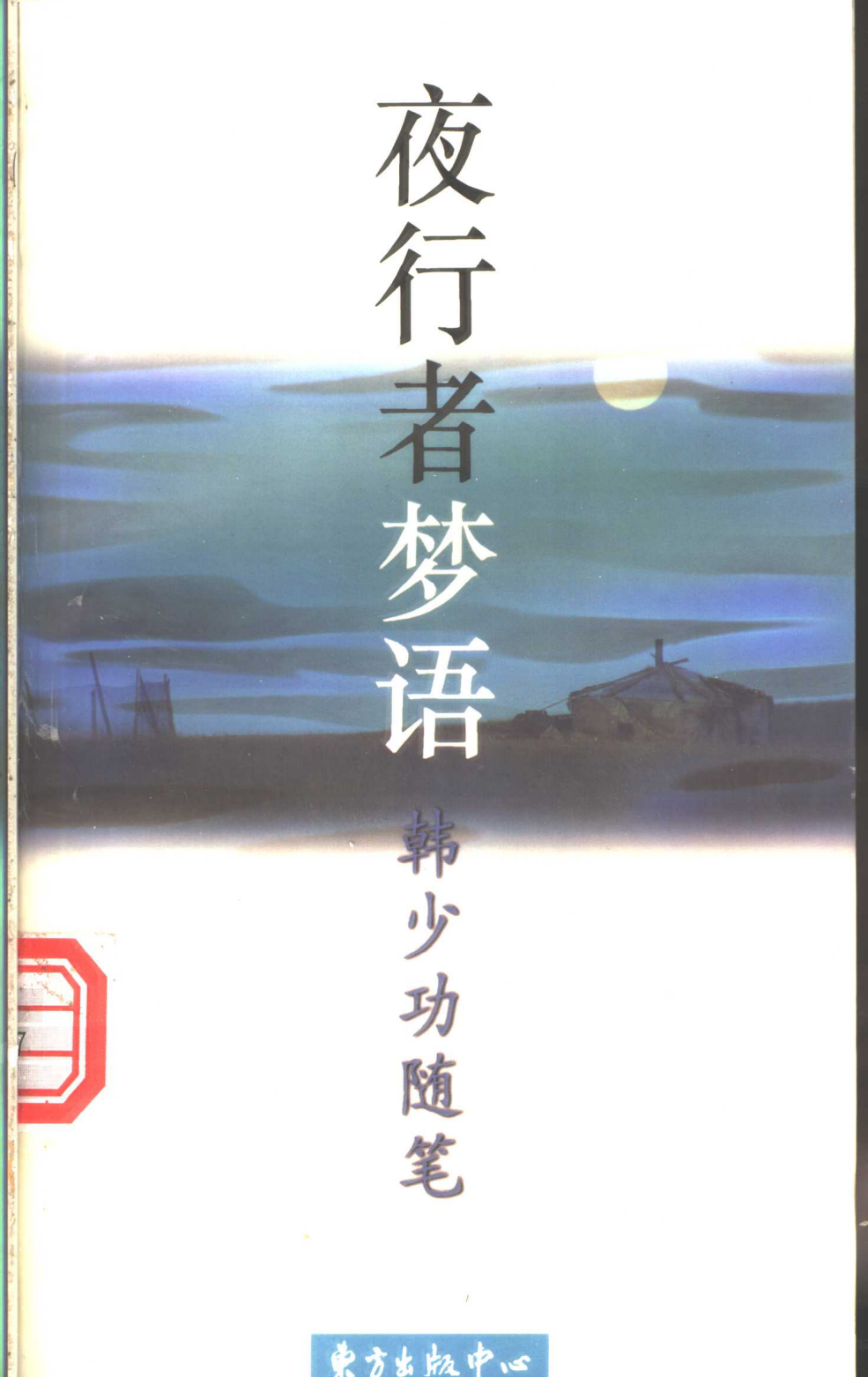




夜行者梦语

韩少功随笔

作者自白

真实与美好并没有死亡，作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们是语言这位流浪者在永无锚地的航途中吟唱的童谣，温暖而灿烂。

至少是这一点，我仍须武断地相信。

我确立这种态度，来倾听古人和今人的言说。也希望读者以这种态度来读这一本弱点与失误断不会少的小书。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让现代人更高明一点地说：我们多嘴多舌地沉默。

ISBN 7-80627-048-5



9 787806 270486 >

ISBN7-80627-048-5 / I · 28

定价：

16.00元

夜行者梦语

韩少功随笔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夜行者梦语——韩少功随笔

韩少功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印张:8.75

(上海仙霞路335号·200335) 字数:150千字 插页2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版次:1994年1月第1版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1996年3月第3次印刷

印刷:常熟新华印刷厂

印数:20,001—30,000

开本:850×1048(毫米)1/32

ISBN 7-80627-048-5/I·28 定价:16.00元

《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

编 委 会

主编：柯 灵

编委：施伟达 肖关鸿

王国伟 晓 枫

序 言

柯 灵

随笔是文学丛林的一枝，参差横斜，郁郁苍苍。寻根溯本，纵贯汉魏六朝，横涉东洋西海，曼衍变化，经历“五四”这一场春风化雨，亭亭秀发，经冬不凋。

随笔与散文、杂文为兄弟行，胸襟放达，神形潇洒。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人生世相，固然在在萦怀；名山大川，远村近郭，清风明月，花鸟虫鱼，不但怡情悦性，兼可格物致知；遐思玄想，心会神游，宇宙洪荒，低徊求索，精神世界更是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宽不见边，深不见底；也不忌议古今，论是非，说文化，侃科学，谈笑风生。信笔所至，不拘形迹，如悠悠浮云，款款流水，陶然忘机。

文苑之有随笔，恰如人世之有闲话。“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是章回小说的套语，不足为训。闲话不闲，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舌之于味，鼻之于香，不可或缺。

正言说论，多是刻意而为，志在布道，时或矫饰；谈天说地，率意随心，却大抵发乎自然，类于天籁，如梁间燕语，阶下虫鸣，湛然天真。闲话可以抒发性灵，交流心得，活跃思路，调节神经，是理想的精神度假村。田野冬闲，农民五七成群，在场角檐前，笼袖曝日，家长里短，七嘴八舌。夏日黄昏，杂坐河滨桥堍，乘凉闲话，东山西海，言不及义。旅舍夜静，灯火青荧，互不相识的旅客萍水相逢，无拘无束，各道见闻。城市里的街谈巷语，诙谐杂出，放言无忌。这都是正常年景，承平气象，不可等闲视之。一旦茶馆酒楼，出现“莫谈国事”的红纸招贴；墙头壁角，满处标语口号；路人谈话，压低调门，左右瞻顾，小心翼翼，注意旁人神色，活像旧时贫家的养媳妇，这就大事不好，准是社会机体发烧感冒，出了点什么毛病。日本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中有个话题，特别强调闲话的重要：“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之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道尊重闲谈的妙手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

西方绅士有沙龙，中国文人有雅集，都很讲究谈话艺术。晋人好清谈，一部《世说新语》，就记录了多少锦心绣口，隽思妙谛，“有味有情，咽之愈多，嚼之不见。”世有所谓“清谈误国”的说法，王羲之就反驳过谢安：“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施耐庵在《水浒传》序文里说到：“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友人常来常往，树荫下，几席间，清茶淡酒，倾谈为乐。只

在风雨阻客之日，灯炖人散之时，才写他的小说。因为经营于心，酝酿既久，对写作又抱着“成之无名，不成无损”的态度，心闲着笔，舒卷自如，而终于完成了传世的杰作。有人怀疑这篇序文是托名拟作，不管真假，说得如此自在动听，谈何容易！苏东坡被贬黄州，因为获罪，不再舞文弄墨，自持甚严。但官俸乍绝，生活大难，只好实行计划经济：每到月底，凑集四千五百大钱，分成三十串，在屋梁上高高挂起。每天拿画叉挑一串，就把画叉藏好，痛自节约，节余存在竹筒里，备用款客。黄州肉贱，馋嘴的诗人还有肉吃，东坡肉就是彼时彼地发明的，传说东坡还有一首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日常的消遣是和人闲聊，还喜欢听鬼故事，别人谈不出，就请“姑妄言之”。蒲松龄落拓乡居，常在村边路畔设一茶案，路人经过，就请他小憩解渴，谈狐说鬼，《聊斋志异》的素材多由此生发。王渔洋题《聊斋》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引用的就是苏、蒲故实。据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这一点上，孔老夫子似不免拘泥。狐鬼神怪非不可谈，只看你如何谈法。

随笔一体，天机活泼，文质浑成，古今中外，名作如林。中国的笔记、琐谈之类，历朝历代，绵延不绝。柏拉图的哲学著作，用的是亲切自由的对话体，达·芬奇有笔记流传，蒙田、培根、歌德、尼采等等，都有随笔集，谈

4·当代中国作家随笔

语录行世。“五四”诸家，鲁迅、周作人、梁遇春、丰子恺等人的散文杂文中，不少可以归入随笔一类。三十年代前期，更如春潮澎湃，盛极一时，后来才在战火硝烟中趋于消沉。随着改革开放，近年竟有了复苏气象，野火春风，方兴未艾，可算是一个好消息。

董桥散文集《这一代的亭》，序文短俏，连标点符号，不满一百五十字，其中还夹着个洋人姓名的蟹行文字，要言不烦，阐明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我掠美借用，并续貂画蛇，为随笔追加两句：喧闹如山野之闲花，明净如寒潭之秋水。

上海知识出版社策划印行《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聊陈管见，藉充缘起。

1993.9.7

作者自白

我所说的，我并不那么相信。

甚至连刚才说的这一句话，也可以立即使我陷入踌躇和犹豫。

比方说，“我”是什么意思？物质的我为汉族男性，70多公斤，由骨血皮肉组成，源于父母的精卵以及水、空气、阳光、粮食、猪肉、牛肉等等一切“非我”的物料，“我”就由它们暂时组合并扮演着。那么心智的“我”呢，从儿时学会说第一个词开始，每个人都接受着先于他存在的文化的训练和塑造，脑袋里的概念来自父母、朋友、教师、邻居、领袖、学者、新闻编辑、广告制作者，黑压压的大众等一切“非我”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从来只是历史和社会的某种代理，某种容器和包装。没有任何道理把我的心智单独注册为“我”，并大言不惭地专权占有它。

换一个主词来看吧——“相信”是什么意思？人类

几千年来“相信”的真理，总是不断被新的认识超越，暴露出不值得过分相信的偏狭和肤浅。而且“相信”意指赞同、信任、认定，是一种对真理的理智行为。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已经类似会议厅里神色庄重的讨论者，已经暗示了一种前提：人是理智的，是能够而且乐意接受真理的，是一些讲道理有礼貌也不会随地大小便的可爱的生物——我们在描述狗的时候从不用“相信”这个词，就自证了这个词的高尚性，人性。但是，“相信”在欲望面前一直是脆弱的，倒不很值得相信。我们“相信”着人应该洽处自然，同时却因为贪欲一直毫不犹豫地污染和破坏着环境。我们“相信”着暴力是邪恶，同时却因为贪欲一直漠视或制造着这里那里的流血。贪欲一次次在心中炽燃，常常不被真理遏止；相反，却重冶重铸出顺心的真理，“相信”便成为这种改造工序的一系列许可证，成了一种自欺欺人，一种对人性失灭险状习以为常的掩盖。我们继续使用这个词，无异于纵容人类对自己理智品质的夸饰，默认长期匿名而无形的普遍性虚伪。

只要稍加注意，语言就显得如此令人举步艰难。而语言所垒砌的思维大厦，如何能使人安居？任何一个词，都是某种认识的凝定，也是对现实大大简化了的命名，就像用一纸结婚证，来象征一次婚姻。认识的主体在不断流变，认识的对象也在不断流变，它们组成并不断置换着词的隐秘含义，层层叠盖，错综复杂，暧昧不清，它们只是在某种社会读解默契之下，才被人们有限

地探明。因此，结婚证不等于婚姻。语言符号总是与真实或多或少地疏离，如同禅宗宣称的：凡说出口的，不是禅。

语言同时体现着人类认识的成就和无能，语言使人们的真知与误解形影相随。如果说语言只是谎言的别称，这也是至少说对了一半的苛刻。但我们还是需要言说。包括禅宗，除了棒喝踢斩之类的公案，他们不比别人说得更少。包括量子论大师W.海森堡，他深深苦恼于“我们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谈论原子的结构”，但他还得滔滔不绝说下去，用逻辑的语言来表达非逻辑，用确定的语言来表达非确定。他们为突破人类心智的大限之一——语言遮蔽——而进行殊死的搏杀。

于是，一种新的语言观出现了，一种非语言的语言正日益呈现出文化活力。言语者对自己所言时时保持着一种批评性的距离，对语言的信用指数时时怀有深深的警惕。或是对意指对象的警惕——当他抨击“贪欲”的时候，他知道贪欲差不多就是推进人类文明的动力，不仅是物质财富神奇涌现的基本条件，而且是激发、孕育、锻造、标测善良的基本条件。或是对意指方式的警惕——他“表现”孤独的时候，他知道孤独一经表现，就已经悄悄质变为炫示、哗众、自我赏悦、甚至是一种不甘心孤独不愿意孤独而渴求公众目光投聚的急迫展销。

语言表象所遮蔽的真实纵深，总是被不断揭发出

来,令言说者大吃一惊。

人们面对圈套四伏陷阱密布的语言,当然不必要闭嘴。恰恰相反,取消了对语言神圣化的庇护和优宠,语言才获得更为健康和充实的生命。任何表述仍将是有意義的,仍将是人们重要的精神载体。新的言语者更为强调的只是:为了使心智从语言困境中解放出来,应该视言语过程比目的更为重要,“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换一句话说,“什么”是有的,但更多地存在于“说”的过程,“什么”就是“说”。任何名词都成了动词,任何动词都成了不及物动词——语言被悄悄地动态化了。他们几乎不再以为自己能说明什么,不承诺任何可靠的终极的结论,不提供任何稳定的一点,不设置任何停泊思维的港湾,而迫使自己与听众不停地驱动思维作持续的航行,一刻也无法怠惰。真诚和智慧不在港湾里,而只是远航过程中的无限风光——这就是他们想表述的“什么”所在。

对于艺术家来说,恐怕尤其是如此。科学是物人的需要,是有限之学,最终落实于对物的操作,在操作中必须非此即彼。艺术是心人的需要,是无限之术,一开始就是心的梦幻,梦幻中免不了虚实齐观是非相因物我一体,更少一些确定性。科学家与艺术家都有言语的自疑,但各自的语言体系纲属表里不一样,结构功能亦即本质核心,大体上仍可二分。科学家说:我虽然不那么相信我的话,但在眼下已作限定的物界,只能相信。艺术家说:我虽然相信我的话,但面对时空无限

的心界，我只能不那么相信。

对语言的清查显示出：主观已被客观侵染，客观已被主观渗透，所谓真实已无家可归，只能在此举与彼岸之间流浪。

对语言的清查还显示出：善良中有罪恶的潜伏，罪恶中有善良的隐存，所谓美好亦无家可归，亦只能在地狱与天国之间流浪。

真实与美好并没有死亡。作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们是语言这位流浪者在永无锚地的航途中吟唱的童谣，温暖而灿烂。

至少是这一点，我仍须武断地相信。

我确立这种态度，来倾听古人和今人的言说。也希望读者以这种态度来读这一本弱点与失误断不会少的小书。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让现代人更高明一点地说：我们多嘴多舌地沉默。

1992年12月

目 录

序言·····柯 灵

作者自白····· 1

我 思 篇

灵魂的声音····· 3

词语新解····· 9

文学的“根”····· 13

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 22

民族的长旅····· 26

作揖的好处····· 30

平常心,平常文学 ····· 34

比喻的传统····· 38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 42

信息社会与文学····· 52

好作品主义····· 60

男性与无性的文学之后·····	64
科学地对待科学·····	69
米兰·昆德拉之轻·····	74
也说美不可译·····	87
词的对义·····	97
夜行者梦语·····	103
看透与宽容·····	116
记忆的价值·····	122
无价之人·····	126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131
文化复兴的共同使命·····	136

我 闻 篇

笑的遗产·····	143
美国佬彼尔·····	151
重逢·····	161
莫应丰印象·····	173
然后·····	179
安妮之道·····	185
近观三录·····	190
我家养鸡·····	197
收水费·····	202
戈壁听沙·····	210
布珠寨一日·····	216

仍有人仰望星空	225
访法散记	236
海念	255